

古堡残夜

张采忱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古堡残夜

张采忱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内 容 简 介

《古堡残夜》是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长篇传奇。

古堡虽非交通要津，却是敌我争夺据点。古堡“七皇帝”余兴武与暗藏汉奸孙子田狼狽勾结、反共媚日；共产党员周奎只身入古堡，克服重重困难，组织

夺枪暴动；血性男儿李成杰，夜入余宅行刺，险陷绝境，被救后怀愤揭竿抗日；妙龄少女刘成娇，身遭摧残，心受诱骗，竟沦为敌伪奸细——斗争复杂奇险，情节错综曲折，读来引人入胜。

古 堡 残 夜

张采比 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东北师大校办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246千字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长春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0册

*

ISBN 7-5059-0396-9

I·253 定价：2.60元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回	余兴武沙滩唱大戏.....	(3)
	周石匠古堡接关系	
第二回	张光民沙滩就义.....	(13)
	周石匠柳林遇险	
第三回	赵震山监修西箭楼.....	(21)
	周石匠夜走万尸坟	
第四回	万尸坟相遇蒙面汉.....	(29)
	前客厅夜入行刺人	
第五回	余兴武深夜遇刺.....	(34)
	周石匠巧计救人	
第六回	孙子口前客厅献策.....	(43)
	刘成娇大药房失身	
第七回	“东南洼”父女悲泣.....	(51)
	“小有天”狼狽密谋	
第八回	刘成娇受骗离古堡.....	(61)
	石堡东中计入牢笼	
第九回	孙子曰悬挂敌旗.....	(70)
	余兴武暗动杀	
第十回	东大山紧急.....	(79)
	西门口暴动夺枪	
第十一回	得枪支揭竿而起.....	(88)
	遇追兵拔刀相帮	

- 第十二回** 反清乡奋战九曲沟……………(99)
遭围困坚守青山顶
- 第十三回** 为抗日石匠助友军……………(108)
图报复成杰打亲人
- 第十四回** 别知己泪洒好汉坡……………(116)
见仇家鞭笞下书人
- 第十五回** 余兴武西门迎客……………(123)
王冠五客厅谈兵
- 第十六回** 勇胜两阵李成杰突围……………(133)
棋输一着余兴华丧命
- 第十七回** 壮志未酬烈士遗余恨……………(141)
大难不死老道指迷津
- 第十八回** 埋战友悲挥英雄泪……………(148)
合队伍惊悉敌人情
- 第十九回** 遭暗算管玉生丧命……………(156)
定计谋莫成民复仇
- 第二十回** 收日货名利双收……………(165)
恋娇妻去留两难
- 第二十一回** 莫成民计遮余彪目……………(173)
李成杰未解石匠心
- 第二十二回** 莫成民看风使舵……………(181)
王冠五杀鸡儆猴
- 第二十三回** 古堡送夫情意难舍……………(189)
中途遇敌进退维谷
- 第二十四回** 莫成民铤而走险……………(198)
管玉蓉骤然丧生
- 第二十五回** 凭吊亡妻悲痛欲绝……………(205)

- 重逢旧侣情火复燃
- 第二十六回 莫成民投靠余兴武……………(215)
- 张杰三暗算李成杰
- 第二十七回 起孝心李成杰刀下留人……………(222)
- 忘旧情莫成民席上得侣
- 第二十八回 “小有天”孙子曰设计……………(228)
- 大药房刘成娇就艺
- 第二十九回 反扫荡鏖战老虎口……………(237)
- 歼敌寇设伏黑龙沟
- 第三十回 李成杰夜观“神书”……………(245)
- 周石匠夜袭古堡
- 第三十一回 三棵松陈玉被俘……………(254)
- 西门外皇军要人
- 第三十二回 莫成民公开投敌……………(261)
- 刘成娇暗里失踪
- 第三十三回 祭新坟见旧坟肝肠欲断……………(271)
- 遇旧友想新仇义愤填胸
- 第三十四回 周石匠传达新任务……………(278)
- 李成杰奉命捉余胜
- 第三十五回 审余胜顺藤摸瓜……………(285)
- 捉魔鬼追根寻源
- 第三十六回 孙子曰谎言行骗……………(293)
- 刘成娇中计丧生
- 第三十七回 抢先一步孙子曰到职……………(303)
- 别图良策莫成民迎客
- 第三十八回 摆酒设宴莫成民布圈套……………(310)
- 察颜观色孙子曰起疑心

第三十九回 挡增援墓道炸敌堡.....(320)
保老巢深夜退援兵

第四十回 李成杰鏖战破古堡.....(325)
赵志厚焚身夺西门

后 记.....(336)

这部长篇惊险传奇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山东省滨海山区的一个古老城堡里。

山东省黄海以西，台（儿庄）潍（县）公路以东，有一片方圆七百多里的山区。那里群山逶迤，峰峦叠嶂，雨量充足，气候适宜，植物繁茂，人口也比较稠密。山洼里，山坳上，到处都散布着村庄。其中有个较大的镇子叫二十里堡，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人们便很少叫它二十里堡，而改叫古堡了。相传这是明朝世宗年间一个响马为对抗官府而修建的。官府发兵讨伐，双方在城堡外进行了一场激战。官兵扎营的地方叫北营，响马扎营的地方叫南营，至今古堡外还有北营、南营两个村落。响马在城堡外战斗失利后，退守城堡，官兵攻打三个月未下，死伤无数，后调来援军，才把城堡攻破。响马撤离城堡，率部向东突围。古堡东边的东大山，峭壁悬崖，十分陡峻，响马催马三次没爬上去，只得回兵拼杀，又经过一场恶战，响马战死，官兵把他分尸八块。后来人们把分尸的地方，叫做八块地。

城堡攻破之后，官兵进行血腥屠杀。大火连烧七昼夜，城

堡变成了一片废墟。从此，古堡荆棘丛生，狼狐出没，成了一个人迹绝灭、阴森恐怖的地方。然而这里毕竟是一块肥沃的土地，后来又渐渐迁来了新的住户，他们砍去荆棘，搭起茅屋，耕种着周围的土地，繁殖着他们的后裔，古堡又慢慢地复苏起来。

而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统治古堡的是一个姓余的家族，头面人物叫余兴武。据说他们的祖先，兄弟五人，象五只恶狼，十分凶横，霸占了古堡周围许多土地，靠掠夺剥削发家，成为古堡的土皇帝，其统治特权由余家世代相袭，轮到余兴武当土皇帝的时候，古堡规模已相当可观。城堡方圆约三十华里，城墙全用青石和大块方砖混杂砌成，足有一丈多高。南、北、西三面各有一个箭楼，箭楼上枪眼密布。西边的箭楼最为壮观，雄踞于一座威武的炮台之上，炮台上架着八门用生铁铸成的大炮，对着西门外的大道。炮台之下，有两扇用坚硬山梨木制成的大城门，上边钉满了铁叶合包的圆钉子。古堡只有这西箭楼下有城门，人们可以进出，南、北两个箭楼下都没有门。古堡的东边没修箭楼，那是因为从东大山流下来的玉带河水，在古堡东北绕城半圈，流向西南，那里水深莫测，形成一条天然屏障。

古堡的西门外，有一条半里长的南北大街，街两旁，店铺一个靠一个，住户一家挨一家，很是繁华。阴历每月逢五遇十赶大集，周围几十里地的人们推着车子、挑着担子来作买卖。每年的中秋节前后，柞蚕、花生上市，山外的一些买卖人，也来这里设店收购，或带着五光十色的洋广杂货临时摆摊。每逢这时，西门外真是人山人海，十分热闹。

简叙过古堡的状况和来龙去脉，书归正传。

第一回

余兴武沙滩唱大戏 周石匠古堡接关系

一九三七年仲春的一天，太阳刚刚出山，通往古堡的一条山路上，拥挤着去听大戏的人群。小伙子、大姑娘、小媳妇，还有老头子、老婆子，一群又一群，络绎不绝。其中有骑驴骑马的，有大人背着小孩的，还有丈夫用独轮车推着媳妇的……好不热闹。

每年这个时候，麦子开始拔杆儿，高粱、谷子锄过了头遍地，有那么几天极短的农活间隙，古堡统治者余兴武，就叫他的戏班子连唱五天大戏。听大戏，那时候的山里人是很难得的，附近几十里地的乡民，都愿来凑个热闹。

这地方的戏分大戏小戏。大戏就是京戏，小戏呢？那就多了，什么柳琴戏、郑国戏、五音戏都是。今年来古堡听戏的人比往年多，是因为余兴武又新建了个大戏班，取名“成字班”，演员年纪轻，模样好，戏艺精，特别是又多了个叫刘成娇的小坤角。古堡有戏班多年了，还从来没有过女戏子。这样，今年来听戏的就特别多了。

单说在拥挤不堪的听戏人群中，走着个彪形大汉。此人三十上下年纪，头发又粗又黑，脸膛紫中透红，浓眉大眼，膀

宽腰圆，上穿一件黄不黄、白不白的对襟小褂，下穿一条青不青、灰不灰的阔腿长裤，肩上背着一个皮褡子，里边装着锤子、凿子、铤子等工具。他步子快，走得急，一个劲地往前赶。他虽然走在听戏的人群中，可不是来听戏的。他是谁？要到哪里去呢？

此人姓周名奎，是个石匠，从小在拳坊里学了一身武艺。虽称不上武林高手，可也会几套拳脚，特别是学了一套气功，头撞石碑为碎块，手击青砖为齑粉，而且识文断字，能雕善刻。修楼阁，飞禽走兽他能凿；立碑文，篆隶正草他能刻。一九三一年八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二年参加了日照暴动。暴动失败，全家被杀，只身逃往他乡，隐蔽在农村进行斗争。不幸一九三三年春天被捕，关进了县城监狱，一蹲就是二年多，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他没供出一点情况。西安事变之后，由党组织托人保释出狱。如今日寇侵华在即，党组织考虑到古堡在当地未来的游击战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便派他到这里和早先已来开展工作的张光民同志接关系，一起领导这一带的人民斗争。

石匠周奎随着听戏的人群，过了玉带河的石桥，来到了南沙滩。唱大戏的戏台就搭在这南沙滩的柳树林里。这地方的柳树，一棵棵都有一抱多粗，象一把把巨大的遮阳伞。在柳树中间搭戏台，不说太阳晒不着，就是下点小雨也不碍事。石匠周奎站在台前，抬头一看，咦！这台子真够讲究的，三面都吊着牌坊帘子，台两侧挂的是四季图，台中央的台帐是按照戏文绣的画，什么《古城会》、《二进宫》、《女起解》、《金玉奴》等等。台上的桌围椅披，还有那“出将”、“入相”的门帘，都是缎料绣花，一色新货。这时台上的司鼓把鼓槌一抬，“咚咚咚咚”地打起台来。台子下边，人挤得满满的，那

些从远地坐车来的大姑娘、小媳妇不敢往人堆里挤，只得站在后面的车子上。倒是那些调皮的孩子们，爬到柳树上，居高临下，看得很安逸，戏台周围那些卖花生瓜子的，卖糖球糖葫芦的，卖粽子凉粉的，卖泥娃娃的，捏糯米面人的……趁着没开戏的空儿，扯开嗓门拼命叫卖，招揽生意。

这里场面尽管十分热闹，但石匠周奎却无心细看，他急着按照党组织交代的任务，到西门外北头张家书笔铺找张光民掌柜接关系。他离开南沙滩，穿过柳树林，急走紧赶来到西门外，顺着南北大街向北走。因为南沙滩唱大戏，今天的西门外比较冷落，就连平时人出人进、生意兴隆的兴隆客栈，也变得冷清多了。这兴隆客栈是余兴武开的，他仗着自己的势力，在内设赌局、卖烟土，还私卖手枪、子弹，成了余兴武的一大财源。从兴隆客栈往北走，不远就到张家书笔铺了。这是两间山石垒墙的茅草小房，门框的左首墙上，用石灰涂了一个长方形的白块，上边写着“张家书笔铺”五个大字。石匠走到铺前一看，店门关着，但没上锁，里面没有一点声息。他素来办事老练谨慎，为了不惹人注意，先到附近一家烧饼铺，买了两个烧饼，一边慢慢地嚼着，一边观察这书笔铺的动静。可是两个烧饼细嚼慢咽进了肚，也没见一个人出进。他心想：门没上锁，说明里面有人，烧饼吃完了，不能老站在这里不走！但因看不到里面情况，心里又觉得没底。他寻思一会，“两眉一皱，计上心来”，当即迈开大步走到书笔铺门前，把门敲得“咣咣”响，边敲边喊：“掌柜的，俺买本小唱本，有没有《光棍哭妻》啊？”奇怪？里边还没有动静？他用力把门一推，装作山里人愣怔地跨进门去。抬头一看，不由得愣了，屋里乱七八糟，碎纸满地，几件家俱东倒西歪。糟糕！出事了！他转身想走。

“等等！”从内间里走出一个穿军装的士兵来。这人中等个头，身体健壮，头戴大盖帽，身穿灰布军衣，袖上挂着二十里堡自卫团的袖章，一支大枪歪背在背上。他喊住石匠问：

“你认识这家掌柜的吗？”

石匠凭着多年的经验，知道这个士兵是在此“放线钓鱼”，等着继续抓人的。他沉着冷静地把眼一翻，故意和他打开了哑谜：“俺不认识，俺侄子识字，他上过学，俺叫他念给俺听，人家都说《光棍哭妻》挺有意思的……”

“算啦，算啦，别啰嗦！”那个士兵见他所问非所答地说个没完，不耐烦地摆手叫他快走。接着，“哐”地一声把门闭上了。

好险呀！差一点自投罗网。石匠松了一口气，转过身去急急走了。他自知联络点已遭破坏，在此不能久留，便又径直朝南沙滩走去。他指望在看戏的人群中，能打听到一点消息，看出一点蛛丝马迹。

这时，戏台上已打完了开场锣鼓。演员却还没登场，原因是土皇帝还没到场。直到第二遍锣鼓打罢之后，才从古堡里拥出一群人来。余兴武骑着一匹黄骠马，走在最前边。他四十上下年纪，中等个头，身躯肥胖，脸色刮白刮白，眉毛头发却是黄的，身穿深蓝色上等软缎裤褂，胸前左上方衣袋口的金色表链，闪闪发光，十分耀眼。他从马上慢慢下来，活动了一下肥胖的身躯，登上看台，用眼瞟了一下那些看戏的山民，就坐在了看台上那把太师椅上。跟他一同登上看台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古堡自卫团的队长，兼余兴武的保镖余彪。这家伙三十多岁，矮胖子，小头大耳朵，大嘴小鼻子，下穿青色华丝葛肥腿长裤，上穿青市布对襟小褂，敞胸露怀，腰系宽丝腰带，一支德国造的二十响盒子枪，斜插在腰带上。另一个人是医生孙子

曰，人们都叫他洋医生。穿着洋服，留着洋头，手指头夹着洋烟卷，连看病所开的药单子也写着洋字，确实洋味十足。他虽已年过三十，但因常年不经风雨，脸色白嫩，看起来也算文雅潇洒。除余彪、孙医生登上看台外，其他随员和警卫都站在看台下面。余兴武有个习惯，在一切公众场所从不带太太。当他一坐好，戏也就开演了。从台侧挂着的戏目牌子看，今日上演的几出戏全是“成字班”的彩头戏，几个唱得好的演员全都亮出来了。

第一出戏是《珠帘寨》。当那唱李克用的演员唱到“昔日有个三大贤……”的导板时，乱哄哄的场子顿时静了下来。那声音清脆悦耳，扣人心弦，最后拔了一个尖儿，象是彩球抛向天际。台下有几个懂戏的人，连声叫起好来。不过那时候的山里人，不懂得鼓掌，只是瞎咋呼：“咦，好！”“啊，棒！”“嗨，中！”这唱李克用的演员是成字班刚出师的新手，姓莫，艺名叫成民。他本出身于小地主家庭，小时候上过几年私塾，认得不少字。因为他父亲游手好闲，玩赌吸鸦片，日子慢慢衰落，到父亲死的时候，他家的财产已全光了，他只得跑到山外一个大镇子当学徒。那年月当学徒也是个苦差事，要早起晚睡，挨打受骂，看掌柜的脸色行事。他实在受不了，跑到古堡来。正好这时余兴武新建“成字班”，他就去要求学戏。可是余家戏班招的人要有家有业，象莫成民这样的无业游民是不收的。他没法子，站在戏班门口擦眼摸泪地哭。这时正好被另一个学戏的孩子李成杰看见了，他觉得莫成民怪可怜的，回家把这事和爹娘一说。他爹娘都是好心人，就把莫成民收做干儿子，这样他才进了戏班。莫成民上过学，识些字，学起戏来比别人快，他又很有心眼，总想法讨老教师庆乐的欢喜。这样，三年的时间出了师，今年开春，第一次登台就得了彩。

第二出戏是《夜战马超》，锣鼓一打，张飞出场亮相。一声“哇呀呀”跟着拉了几个架子，就把看戏的人镇住了。张飞和马超开打了。那张飞的丈八长矛和马超的一杆银枪，如两条蛟龙摆尾，寒光闪闪，使台下的观众都看呆了。这唱张飞的演员就是李成杰，也是“成字班”刚出师的新手。他家境贫苦，父亲李桂在古堡东大山下，给余兴武家看祖坟。那时候穷人找个媳妇是很难的，李桂三十多岁才和一个寡妇成了亲，一年后生下小杰。小杰长到十二岁，李桂夫妇指望他长大有出息，咬着牙省吃俭用，送他到古堡私立育德小学读书。可是这孩子生性暴躁，不爱上学，只喜欢玩那些棍棒刀枪。上到四年，正好余兴武建立“成字班”招学戏的，小杰一心想去，李桂便把他送进了戏班，艺名叫成杰。因为他生得壮，胆子大，嗓音好，便学唱跌打二花脸。老教师庆乐，是邻近几县很有名气的艺人，一生不得志，“但从江湖事，都是命薄人”，虽一身好功夫，却没缘进城里大戏班，一直在乡间唱野台子戏。如今年纪大了，想教个得意的徒弟，把自己的功夫传下去，所以很热心地教李成杰。而李成杰也很刻苦，三年工夫，学得了一身本领，唱、念、做、打，样样皆精。刀、枪、棍、棒，件件娴熟。特别是那出手的刀枪，简直神了。他练的迎面三飞镖，百步之内镖镖命中，他把《铁公鸡》、《活捉金钱豹》、《十八罗汉收大鹏》这些玩弄出手刀枪的戏，演得都十分精彩。可是去年秋天，就在李成杰快要出师的时候，他的老爹李桂惨死了。他是怎么死的，往后再作交代。李桂的死，对李成杰是个沉重的打击。幸亏老教师庆乐苦苦相劝，他才忍痛上台唱戏，不过在他心里却埋下了一颗复仇的种子，这颗种子随时都会发芽的。

此时，戏台上的张飞和马超正在挑灯夜战，后台里，演下出戏《金玉奴》的小坤角成娇，已匀了脂粉，正对着镜子描

眉。这成娇的父亲姓刘，是个裁缝，手艺不错，妻子贤惠，膝下无子，只有这么一个闺女，日子过得挺不错。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刘裁缝的妻子突然得了急病，一命呜呼。他中年丧妻，既要做工艺，又要操持家务，过度的劳累，使他落下了腰痛病。有人说喝酒能顺筋活血，加上妻子死去甚为苦闷，他便借酒浇愁，因而又染上了喝酒的坏习。成天贪杯，腰没治好，手艺也懒得去做，日子一天天穷了下来。穷人家的孩子也有娇惯的，刘裁缝对女儿就十分迁就。成娇从小长得美，说起话来娇滴滴的，又爱打扮，仗着刘裁缝的疼爱，一年四季总穿着新颖合身的衣服。她虽然聪明伶俐，但偏偏不爱上学，在私立育德小学读书，成绩一直很差。余家组织“成字班”那阵儿，缺少坤角，有钱人家的女孩子是不学戏的，余兴武选来选去，看中了成娇。成娇这时已经十五岁，加上她从小爱唱爱跳，要她学戏，当然非常高兴。无奈刘裁缝不同意，他认为唱戏是下九流，女孩子学戏更是低贱。但女儿决心已定，余兴武又派人带着十几块大洋相劝，刘裁缝也只好勉强点了头。三年过去，成娇不仅学会了唱戏，且“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简直成了一朵花。瓜子形的脸，总是红润润的，窈窕的细腰，总是婀娜娜的，胸部也开始丰满了。她往戏台上一站，如同一颗闪烁的明珠，立刻吸引住了成千双眼睛。她在台上一走，真象和煦的春风，吹动着娇嫩的杨柳，轻飘慢摆。竟能使不少小伙子陶醉。

戏台上《战马超》已经接近收尾，《金玉奴》马上就要开演。成娇也化好了妆，站在台口候场。莫成民端来一杯茶水，叫她润润嗓子。成娇接过杯来，喝了一口，心里甜滋滋的，对莫成民丢了个媚眼。莫成民幸福地笑了。就在这个时候，余兴武的保镖余彪来到后台。张开蛤蟆口，露出一口金牙，象太监

宣读圣旨似地说：“二爷吩咐，有要人来古堡，成娇去唱堂会。二爷亲自操琴，文武场面上的人都不带！《金玉奴》这戏也不唱了！”后台的人们一听，都愣了。正在上妆的，手里握着的粉团不往脸上涂粉了；正在卸妆的，手里拿着沾了油的棉花也不往脸上擦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嘴里不说，心里都憋着气。山里的老乡，跑几十里路来听戏不容易，应该唱好戏给他们听。成娇更是不知如何是好，一双满含泪水的眼睛，胆怯怯地望着莫成民，望着大伙。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穿着戏装被带走了。

莫成民望着成娇远去的背影，象一座木雕泥塑，一动不动地呆呆立在那里。他心里乱七八糟，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他愿意在这“成字班”里呆着，很重要的原因是戏班里有个成娇。他还不能说成娇已是属于他的，可他俩已经心心相印了。

时间不等人，《战马超》的戏已经演完了，台上空了场。这天的戏是老教师庆乐领班，他气得呼呼地喘粗气，可有什么办法呢？为了应付这个尴尬的场面，他只好一边给文武场面上打招呼，要他们延长敲锣打鼓的时间。同时要莫成民简单地扮一下戏，垫演一出《花子拾金》，以便腾出时间，安排另一出压轴戏。莫成民正在难过、气愤，听说要他垫戏，一股无名大火，一下子从心里升了起来，“这……”不过这火刚起来，很快又强行压了下去，要说的话也没说出口来。他是个有心眼的人，有什么想法放在肚子里，不轻易外露。他还是按照老教师庆乐的安排，一边赶紧扮戏，一边从后台的席缝里望着前边看台上的余兴武，只见他活动了一下肥胖的身躯，慢腾腾地下了看台，余彪把成娇带到他跟前，没有血色的胖脸上，露出了淫猥的微笑。他骑上了那匹漂亮的大马，又招手叫余彪把成娇扶上了另一匹马，一齐慢慢地向古堡走去。莫成民的心都要碎